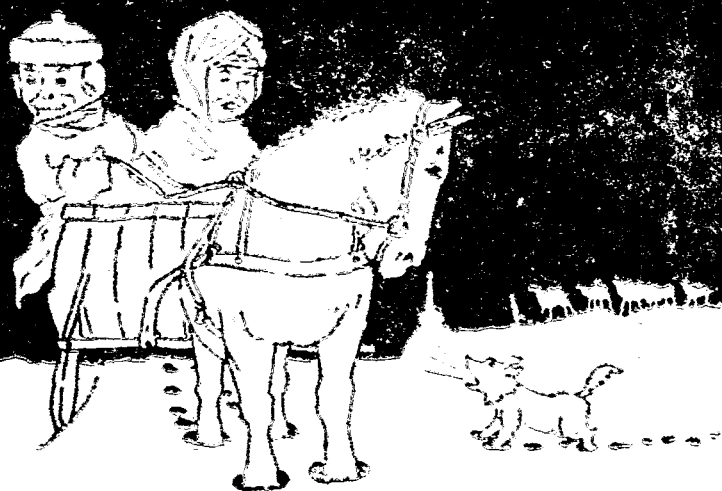


北國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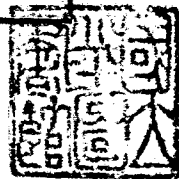
著 莽 魯

行 印 局 書 風 文

魯莽著

北國行

文風書局印行



謝冰瑩序

是去年秋光耀人的時候，覺吾先生由重慶來到了西安，他是經過這兒到華北去考察的，我們雖然是通信已久而尚未會面的朋友，但真是一見如故，一談就是三個多鐘頭。

看到覺吾先生的人，總以為他生長在北方，因為他有高大健壯的身材和豪爽坦白的性格；談起話來，像黃河長江似的一瀉千里，痛快之至！然而他是南方人，但他熱愛着北國，正像我們每個飄泊在異鄉的遊子愛着他的故鄉一般。

從去年的秋天開始，一直到今年的春天，覺吾先生的足跡，走遍了華北，他曾親眼看到敵人是如何地侵略我們的國土，屠殺我們的同胞；同時也親眼看到我們在淪陷區的同胞，是怎樣地在敵人的鐵蹄下掙扎奮鬥；看到了許多因受敵人侵略戰爭的影響，而在飢餓線上受苦的同胞，更看到了前方萬萬千的英勇戰士在為保衛國土而流血；看到了後方的男女老幼在勤奮地參加各項生產建設的工作，……他把

這一切在華北所見所聞的事實，寫成了「北國行」，這是部多麼難得的寶貴的作品！

這裏無須介紹，覺吾先生是一位在新聞界服務了二十多年的作家，文字的生動活潑，描寫的深刻動人，凡是讀過他底作品的人，都是早已知道的。

最使我感到抱歉的，是我主編「黃河」的時候，曾請覺吾先生寫了一篇「水國之春」，那是描寫黃河水災後豫陝兩地饑民生活和覺吾先生推動救災工作的實際情形的，後來因為我回湖南，文章發表後，社裏沒有把那期刊物寄給我，這次不能把這篇收集在「北國行」裏面，不但作者引為遺憾，我也覺得太可惜了！

三十二年十月二十於蓉城潛齋

姚蘇鳳序

當我在香港的時候，買書的錢總在我每月的總支出中間佔據着一個很大的百分比。但是，如果我化了一百塊錢買書的話，大概有八十塊錢是買了外國書報雜誌，而其餘的纔是買新出版的本國書的。這原因，決不是「忘本」，也決不是「外國的月亮好」；而實實在在是根據了我的經驗的。那是說，我總能在每一本外國書中得到新的材料，實際的材料，生動的材料，不尙泛論，不缺少趣味……不修我們自己的出版物那樣常常教我「一無所得」而且有時還要大失所望。

我所確信的中國作家們的最大的毛病是幻想太多，空論太多，「差不多」太多，「可以不寫不印而居然寫了印了出來」的書太多——這些書（自然不是指全體而言），有時也未嘗不成爲皇然巨帙，可是總不充實，總少精彩，除了一些專門的讀物以外，總是犯着虛弱病。這自然是因為我們的作家生活體驗不夠豐富，寫作的範圍因之狹窄，寫作的材料因之多憑自己的「靈感」；上者也猶能以文字之優美掩其

內容之空虛，下也者就緒。且是浪費了讀者的時間與精力。

於是，我斷言：凡是能用實際的經歷體驗出來的文章材料，凡是能從實際的體驗寫出來的文章，總是錯不到那裏去的，至少，這裏面總能給人一點新的實際的東西，不像一般浮泛的作品那樣空洞洞或者「人云亦云」。

魯覺吾先生壯游歸來，寫其見聞而成此書，我很早就讀了一部份，覺得這確是一些值得集納起來的好材料——尤其是從一個「新聞人」的目光來讀它——因之，我榮幸地首先獲得了這些記錄的報紙上的發表權，而部分的發表在新民晚報上。其後，從許多讀者那裏也聽到了對於這些文章的好評，一方面可以證明作者的成就，又一方面也可以表示今日的讀者們之如何喜愛着富有時代性的真實而生動的作品了。

可惜的是：由於適應着「報紙上逐日發表」的緣故，許多原來很豐滿的材料不彀緊縮得有點不夠顯示作者的迴旋之力了。我得承認，這是我所負咎於作者的，我希望作者的原諒。

蘇鳳謹序

卅二年十月十日

北國行目錄

一	劍列天門	一
二	不盡江山	二
三	繁強急管編秦腔	四
四	潼關天險	六
五	難民	八
六	龍門石佛	一二
七	中原車	一四
八	風	一六
九	雨與雪	一八

廿九	小都會	二〇
廿一	牛與鋼軌	二二
廿二	起程三鎮	二三
廿三	理髮沐浴妙事	二五
廿四	紙煙外史	二七
廿五	戲班到	二八
廿六	清湯蝦仁	三〇
廿七	豫豫的雋味	三一
廿八	四喜單耕	三二
廿九	細柳巷	三五
二〇	鬼店夜宿	三七

二一	吃飯難	四〇
二二	一堡一溝策	四一
二三	越線	四二
二四	流亡政府	四三
二五	十萬標楊柳	四五
二六	游擊報	四七
二七	奇異的有聲電影院	四八
二八	潼關月，秦嶺雪，正是長安燈節	五二
二九	三寸金蓮	五五
三〇	柳暗花明，歸路逢春	五七

一 劍列天門

二 不盡玉山

(渝)

老舍先生有一部叫做「劍北篇」的長詩，原文我始終沒有見過，「劍北」兩字何所指，也不敢妄斷。可是老舍先生在前幾年參加過慰勞總會的北路慰勞工作，必然經過劍門關，以及劍門關以北一帶的山地，所以他的「劍北」恐怕就是這個「劍北」了。

我這次北行，車子爬上劍關附近山地的時候，正是下午三四點光景，秋雲飄聚，很有些悲慘的樣子。轉過某個山頭，忽然發現左邊遠處，有一排鐵架山。七八個山頭，整齊齊地展開着，那山後遠處，又有一個奇蹟，就是如薄上巨輪的船頭似的，一條線直露海面，船頭上排列着幾尊大砲。船身呢迎着大山，至於無窮。顯顯的對面當然也是山，可是很有個距離，開裂處烟霧迷漫，彷彿天外又有天似的。因為路遠很遠，這景象飄渺得無法描視，也不知道究竟是什麼山？六點到劍關

，那筆架山已經過去了。在劍閣宿了一宵，夜寒如水，明月照入，起視四山，劍閣這小城如同受保護似地睡在四山之中。第二天一早向著名的「劍門關」續行，原來那巨輪之首，就是此關，在關內時，只見關之兩邊，峯如劍刃，寒氣逼人；到關時，正如劍劈，劃然兩段；出關時，山勢陡下，天地變色。爲了不必走下坡險路，車夫停車檢登，我們得回頭返顧：那山關矗立，險峻極了，巨峯如劍，無敵大堡壘似的排列在關之兩邊，除了飛機，還有什麼方法插翼飛渡？仰望的敵人，望到這天門，定然是望門而興嘆了。

車開，徐徐曲折而下，有一「瀉千里」之勢。再回頭時，劍門關又神祕得如同在另一世界了。（三十一年九月二十六日）

二 不盡江山

從重慶出發到北方的旅客，成都第一段，廣元第二段。廣元再出發，便是第三

殺開始。已經坐了五六天的汽車，一聽馬達聲，實在頭痛，何況天氣那末陰寒。在
 新都賞桂，綿陽賞月不久，一下雨，也跟重慶一樣，陰寒得須著棉衣了。

眼見得長途重重的汽車，低着頭，踏着滑溜的路，湖嘉陵江小必翼翼地北進
 ，江水儘管漲，江岸高，從車上下視，有點寒心。江面曲曲折折，汽車路也曲曲折
 折，真不知道什麼時候才平直。什麼時候完畢？有時無法開路，便在山石上鑿出一條
 幽徑，上面是山，右邊是壁，向左一看，汽車如在懸橋上。縱然是土山，然而傍水
 側行，如山行車，也總覺得驚險。所以山不盡，水不盡，不盡江山，「山窮水盡疑
 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詩句，在這裏需要修正了。

經過幾座大山，略一平坦，又上高峯，那是「西秦第一關」，已經離開長江流
 域而達黃河流域的地面了。第一關山上滿是煤層，路窄且狹，更覺危險，那南來的
 油筒車，北來的棉花車，皆成龐然大物，客車過之，大駭畏脅！

「寧光」是陝南第一縣，可是仍舊吃到四川味，也還有頭纏白布的仁兄，穿「
 五子翻」而第一道防線——就是說從川北起的縱深的大巴山脈，告一結束。「大

變」以後，算是大安，那漢中平原的况味，一如我都平原。沔縣襄城一帶，別有世界，怪不得產生褒姒這樣的尤物。

過柴關嶺又自成一區，小山小水，花木如春，有紫柏山的風景，有張良廟的古蹟。鳳縣以後，酒奠梁，雙石鼓，黃牛舖，越來越是北方的雄壯渾厚的氣味，及至秦嶺，烟消霧散，天高氣爽，豁然開朗！七八年不過的氣候，一旦遭逢，倍覺親近。秦嶺秦嶺下披凡十一哩，四十餘灣，到省南望，頓覺此身所處之太低；可是眼前並無秦嶺，黃土沃野，已真正到了北地！

三 繁弦急管話秦腔

我對中國的地方戲大都沒有研究，秦腔，更是只聞其名，未見其實，但秦腔是中國很早的戲劇，自來稱道的人也不少，所以到長安來，別的快樂可不必問津；秦腔總得聽一回。

在十月三日的晚上，破例喝了二兩白乾，帶着酒意跑到「易俗社」，開鑼却已久，買着十六排遠遠地一個座位。因為西城輪到停電，煤氣燈下看不清楚戲子的面孔。戲是全本「光復漢業」，表演劉秀復國的故事，情節雖然與皮簧不同，自然談西話，道白連唱詞，我是多半不明瞭，參觀了一個鐘點就先出場，可是我對於秦腔的輪廓，已明有一個儲的印象：

秦腔的調子高亢，快；變化却少，沒有皮簧之多。動作也快，有時流於輕挑，但得雷震，則如迅雷，如疾風，也很能加強劇情。最好是表情，真切誠懇，並不如皮簧之往往「象徵」了事。表情原是地方上的特長，前幾年看「桂戲」，尤其覺得桂戲表情之可愛。秦腔的樂器伴奏也比其他地方戲好，沒有「粵戲」，「桂戲」，「川戲」……那種大鑼大鼓的煩躁，（是否由於已改良不得而知），全都是悠遠的細樂組織，急管繁音，令人生懷古之情，實在是值得細嚼的一種音樂。

至於插科打諢那些花樣，看來是不足挂齒之生動有味。提到桂戲，聽說小丑秦斗率白水已故，實在有如回影迷們一旦聽到卓別林身死的太息一樣。

在我離去易俗社經過一家喜慶人家的門首時，裏邊也正在大唱「秦腔」，那高亢的歌聲和細碎的急管繁弦，正在打動新郎新娘的心弦。

四 潼關天險

從宮殿式的長安車站搭車東去，車上旅客異常擁擠，路局的管理方法，也很笨拙，打了五年仗的中國交通事業，還像開戰時的不上軌道，真是令人難信。五日一早到「東泉店」，店在華陰以東，乃是潼關砲臺而臨時設置的車站，因此，許多不得不想像像的旅館和飯店，如兩後春宿地亂列着，要到靈寶再有火車坐的旅客們也更有以此等旅館飯店為休息逗留之所。作者未敢逗留，直趨汽車站，是個商營的交通機關，有這奇大卡車卡餘輛，往來於東泉店靈寶間，燒的是汽油，一百〇四公里，票價一百五十元，比四川公路局還貴，站上也有憲兵，也有漢統制局的檢查人員，可是客多車少，怪事百出，有錢有勢的，不怕沒有「路單」，不怕沒有車，不

怕沒有好位置（司機旁）無錢無勢的，買不到票是了，手和頭顱，多方困難是也，如載猪般地被捆在車上吃灰淋雨是三，行李被竊，無法申怨是四，尤其是從東邊過臨區縣來的同胞，語言不通，規矩不懂，更有苦無處訴。

卡車離東泉店尚遠，即望見雄偉的潼關關樓，虎踞於黃河邊上，對面是敵人砲兵陣地所在地之風陵渡，却未聞砲聲。不久，車即深入於潼關一帶華山山脈新開之深溝中，曲折達數里，工程浩大，這樣，即開砲，砲彈也不容易落入溝中，因為溝狹而曲，瞄準不易，在溝中看見許多河南的難民，攜老扶幼，逃入關中，因為今年春秋三季河南皆旱，尤以豫東南為甚，麵粉價錢比去年漲五六倍，又是赤地千里之象，陝省却是豐收，所以難民紛紛入關。

車離潼關不久，折入舊路，仍沿河而行，地勢較高處，全車暴露在外，一河之隔，雙方看得清清楚楚，大概對面沒有砲位，所以毫無膽怯。實際上潼關上段鐵路依然應用，在夜間運煤運貨，有些膽大的旅客，也還是乘坐這種「機關車」，又省錢又省時間，到是個好辦法。路局客車不「撞關」的原因，曾經也遇事，死傷頗

客二三百人，所以只開貨車，但路局有個規定，貨車過潼關時，如聞炮聲，不問命中車輛與否，對車手每名概獎三百元，中國人的勇敢是值得佩服的，就是我們的汽車在黃河邊幾次經過，旅客們也毫不爲奇，到靈寶換火車，車站上却聽到陝州對面茅津渡敵人的砲聲，夜間車過陝州時，燈全熄滅。

五 難民

到洛陽，最大的事件是「災」，於是所見者「災象」，所談者「災情」，所做者「救災」。以旅行爲目的的人，一變而爲慈善家，費了幾月的時間在這意外的工作上，固然自慰，却也自笑。本書旨趣，是在紀錄我這次長征的「側面新聞」，所謂雪泥鴻爪，留一印象，並不想把一切正面的公私行動佈諸社會，所以幾個月的救災工作暫且不提，寫一點我親眼目覩的災象。

由洛陽東站不算小，停車的鐵軌有七八道，車皮很多，可是車皮上全擠滿了等待

西運的難民們，車站更不必說了，各處滿是逃荒農民，男女老少，老到七八十歲，扶着杖，掛着白鬍子，餓着肚，在盼望西方有個極樂世界；小到一兩個月，在母親懷裏啼哭，因為母親自己有幾個月不飽肚子了，逼不出奶水來。

路局規定除每天開一列難民專車外，每天所開的三次客車，皆准在車頂上乘坐，因此車頂成了難民們的世界，有人先爬上車頂，再用繩索將手車鋪蓋捲之類吊上，再吊地面上的自家人，如此一組組的活動着，成爲一幅奇異的畫面。列車的每輛頂上擠滿了難民以後，然後開入月台，讓化錢的旅客進入頭二三等。我們正視一下那不出錢而坐在頭等以上的貴客們：但見手車，鋪蓋捲，男女老小，妻啼子哭，橫七豎八一團糟。

換到車開，煤屑大來。動劇烈時，從車上滾下來的，固然丟了命；安然無恙的，一路餐風吸露，日晒夜寒，到清關也差不多了，要是碰到敵人從風塵滾開關，也許還要支解分化，所以扣關的多，進關的少，就算如伍子胥般的過了昭關，歡迎難民向遠處走不如河南當局欲送難民出省時的宣傳，所謂西方極樂世界，又在那

裏？

洛陽洛關間，靈寶到常家灣一段，並不通車，難民們到了靈寶須步行幾十里，那徒步中的慘狀，更不忍睹，我們只略舉一件事情，就可類推：一位腳小伶仃的中年婦人，一手提行李，一手扶木杖，背上擔負一個小孩，多少天沒有飯吃，荷負可這樣的重量，在遍地風沙，冷氣砭骨中前進，面上已無淚可流，心中的悲苦悽慘，最大的小說家，怕也無法描摩，可是她的前面踴躍着一個三四歲的女孩，那女孩一樣的好久沒有飯吃，也一樣的不知已經走了多少路，實在不能行動了，只是啼哭，那中年婦人沒有方法安慰她的女兒，行程又不能中斷，結果只有跟着心，用木杖連續毆打女孩，驅逐前進，那女孩一面號泣，一面負創而行，令人看了酸鼻，其實讀了河南救災會的「災情調查錄」慘極人寰的事多得令人難信，但我是絕對相信的，因為親眼目睹的事，在我所經過的二十幾縣中，已經不算少。

在洛陽擠不上車的呢？等在月台車皮上，也許一兩星期不等，饑寒而外，又冒空襲危險。洛陽距離敵運城機場甚近，警報一發，幾分鐘敵機便臨上空，全城居民

便在這幾分鐘內進入地下室，惟有車站上的難民無處躲避，也不肯疏散，難民們好容易佔領車皮或是車頂，倘因警署關係逃避，地盤一失，何時被殺，毫無把握，因此當願真的炸彈下來，不願輕易失去此車頂上的一席地。所以每次有炸彈大鳴，行人奔避，而車頂上的難民泰然踞高臨空，甘願做敵機的目標。當真難民就不知逃避的利害嗎？

北

國

行

第二現象，事情也絕不合理，却又有不得已的苦衷。就是賣買人口，車站附近，妓院林立，妓院中人利用大災，經常派員在車站上接洽賣買，成交的極多。每兩批，每口二三百乃至七八十元不等，我對於這現象曾經幾次責問地方人士，他們的答覆也不無理由，他們說：妓院既然不加取締，妓女必然有個來源，青年女子墜入平康，固然不幸；青年女子而活活讓她餓死，豈非更不人道。所以那些父母出賣女兒，多半不是爲了幾文賣身錢，而是爲了救活親生女兒的性命。衣食足然後知禮義，廉恥道德，在一部份難民們的心裏，只得放在第二位了。這是何等痛苦的供

詞呵！

夠了，我只能寫這兩段，其餘有千萬段可寫而不能寫的慘狀，讓他保存在「災實況」大家不容易看到的這部書裏，和我的心裏，我只是告訴各位一句，凡是我們所想象得到可能發生的慘象都有；有些，簡直是我們所想象不到的！

六 龍門石佛

到洛陽，城裏的事太多，始終沒有去鄉間玩一次，早聽得「龍門石佛」出名，又經朋友們一再催促，終於在重陽這天，坐人力車南進。

在通葉縣渾河的公路上，驕陽曬在頭上，天候跟陽春四月的江南一樣，公路上一路綠楊，樹蔭蔽空，白雲在樹梢外飛過，活像南京玄武門外的景象。舊的「洛陽橋」有半段睡在沙灘上，新的「林森橋」通着洛水的兩岸，橋很長，大概是國府遷洛時的建築。過關林，瞻仰了一番，規模雖不小，究竟沒有杭州岳王廟的氣象；遊客少，也是個冷落原因。

到龍門，已三十里，伊水穿着龍門南流，水泥鋼骨的公路大橋，架在河上，便與兩條臥龍的兩頭龍頭接着吻，所謂兩條臥龍便是伊水東西的兩支矮矮的山脈。我們從橋底南行，路旁有泉水流淌，星期兼重陽，遠足中的羣軍紛紛在喝涼入心脾的泉水，而石刻的佛像也開始沿着路，在你左邊顯現了。路右是伊水，路左是山，佛教的宣傳者不知動員了多少匠人？又費了多少功夫，沿着這不算高的石山，一路開洞刻太佛；削石刻小佛。反正除掉幾處大的設計工程外；餘下來的是隨處斧鑿，因此也隨處成佛。佛像既從石上雕成，所以大半是半身形的，可是年代久了，斷臂斷頭的，也養實不少，據說也有人偷竊的，大概是考古家藝術家之流。

最大的一處，在半山上，當初原有佛殿，後來大約是毀於光祿。除正中的釋迦牟尼外，兩邊還有六尊大佛，高約二十丈左右。佛斷一臂，廣場中即堆着一大堆巨石，其大可知，可是據說還沒有山西雲岡石佛之大。

其實，石佛最大，也還不是人爲，可是人在宇宙中又極渺小，所以說得大，人也偉大，說得小，宇宙也用不到驚異，我抱了這種觀念去看佛，結果令人失望，因

爲我不覺得大，不大，便無情緒上的刺戟，無刺戟，當然無興味了。

歸途，過洋橋，到香山，相傳白居易葬於此山，可是墓塋已不可覓。休息了一回。返洛陽途中對於災民的悲慘問題和兵役的流弊問題，盤旋腦中，三十里不息。備說慈悲，石佛究竟無靈，解決不了他們一一親眼看到的悲慘景象啊！

七 中原車

河南的交通工具，種類最繁多。火車，汽車，人力車，馬車，牛車，騾車，架子車，膠輪大車等等，不一而足。可是，在它的腹部，平漢鐵路已經折去，汽車異常缺乏，獸車人車又太慢太慢，因此抗戰以來最流行的車輛却是鋼絲腳踏車。黃龍潭原中公路交織，只要不下雨，任何一縣皆可通行。單身的旅客可不必說。就是驢，驢，驢來奇怪也是以鋼絲車自運爲方便可靠，迅速經濟。所以，除農民而外，河南諸色人等，多半會騎這兩輪的鋼絲車。教員騎它上課，職員騎它辦公，學生騎它進

貨，是不必說郵差騎它送信。再談到運貨，因為戰時交通的困難，而河南東南方邊境上的界首集，又是南運的樞紐，不少小商人備上幾萬塊錢的資本，帶二條渡被，搭上從洛陽南開的木炭車，三天到了界首，第一步就必自買一輛上落茶的鋼絲車，第二步才去採辦各色貨品，打好兩個麻布包，掛在車子後面，一齊跨了北平順河沿路最多也不過七八天；開支比轉運公司代運便宜迅速得多，就是到了洛陽和駐我團也可轉西安賣雞賣了貨，再賣車，較原價可漲兩三倍。如此七八次，自然成了富翁。公路上穿着短襟紫着褲脚騎着鋼絲車，向發財之路前進的人，真是不勝勝計。此外要介紹的是「一架子車」，一名「拉拉車」，一樣轉運在兩個驢頭轡上，軸上置木板，寬長適足以臥一人，木板另一端有兩柄，柄間絡以繩索，運動時車夫把繩索背在背上，以手扶柄，向前拖進。旅客就躺在車夫後面的木盤上，作十五度的傾斜狀。木盤兩端有障礙，可以置箱子鋪蓋，頭擱在鋪蓋上，腳抵住箱子。一肩行李，連人連物，勉強可運。因之，他們的生意也很好。上海平津來的旅客，受不住本族汽車的擁擠，大多坐架子車。從界首到洛陽九百里路程，十天可達。

汽車也要三天，且須換車三次，加以擠在汽車上正如沙丁魚似的難受，所以一般人甘願輪在架子車上多吃點灰了。

八 風

蒙古風越長城穿河北平原侵入河南，固可肆無忌憚，爲所欲爲。像開封的北門外，由於城牆阻擋蒙古風挾來的沙土，這些沙土竟聚小丘。我們看地圖，蒙古風終古地穿着山西山地泰山山地掠河間大名濮陽荷澤一帶渡河直撲開封歸德，怎麼不教他聚沙成塔呢？在平時，因爲是四野無山，偶一起風，也就東蕩西流，暢通無阻，我們南方人起風先看雲，如果長空皎潔，萬里無雲，決不會有風。在河南却不然，好好的天氣，風頭一到，陡見他不斷而來，小之則在阡陌上習習作響；大之，則挾沙和土，滾滾而來，人行其中，要比入五里霧還迷感。所以河南人出門，男人包頭，女人纏布，否則，滿頭烏絲片刻會使你成黃髮。這幾年上海到後方來的摩登女

子，穿過黃淮平原，儘管廣袍革履，塗寇丹，燙頭髮，可是擠在沒有頂的木炭汽車裏，躺在倒掛的「架子車」上，頭上却也不能不包一方藍布。

秋高氣爽沒有風時，天特別高，加上地殼上的灰土永遠吹括不完的情形，令人真實的感到「天高地厚」。

在夜裏，涼月一丸，疏星幾點，遙遠幽深，特別有詩意，不像四川的天空，模模糊糊，無從使人的情緒澄澈，寄托遙深。自然，在起風的時候，天昏地暗，整個中原彷彿就是個大地獄。

太陽，有時是「白日堂堂」，有時被十丈紅塵掩蔽，也有點像重慶霧裏的景象。那怕在冬季裏，只要沒有風，白天在太陽下趕路，照例穿著單衣，窮苦的小孩，冬季裏也就裸體在太陽下。去年河南大災，作者因為辦理賑災工作，跑遍豫省中部，成千成萬的難童，裸露在太陽下，一面同情一面也覺得是元始的健康方法。自然是他們沒有吃，長途跋涉，終究也是轉乎溝壑。太陽浴的價值，在窮人們自然是抵不了棒子麵黑餅餌的營養了。

九 雨與雪

——行國北——

江南春雨，情調至美，我們住在重慶的江南人，對於重慶的雨似乎不太發作什麼特別的興趣——有時太多太重了，更覺得討厭，可是在華北或西北，雨就特別被人們重視。因為缺乏河流，不宜湖沼，沒有儲水的天然設備，農作物之長成全賴雨的帮助，所以人們對雨視同珍寶，有雨即是「甘霖」了。在我所經過的地方，河南比陝西更渴，陝西田野間多井，還有人工的「渠」，河南就缺少這「水之線」與「水之線」。在雨少時已覺困難，如果久不下雨，自然赤地千里，立成旱災。然而，在河南地面上，雨一下却又發生了旁的痛苦，在旅行之人更深深體驗到。我們江南固多雨，却因主要的路多用石砌鋪，雨多亦無妨行旅；除非山溪暴發，以連綿長雨，一樣可以通行。而河南却不然，下了雨，就是滿路的泥，別說通車，走路也行不得也哥哥。我遇到一次，下雨的時間是一星期，汽車就停了十天。當時我

住在一個小城裏，眼見下雨的日子。許多人簡直無法出門。有些泥路，被手車碾成一條條五六寸深的溝，五六寸高的牆，沒有經驗的人走上去，必然前仆後繼，泥足愈陷愈深。也就爲此，城裏的商店住戶每一家都有一把鐵鏟：雨一停，大家就比手入脚地來做拆牆填溝平路的工作。

大冷天，飛了雪，下雪的時候，灰黃色的苦悶的土地，表面上倒地噙藏了窪田：灰土沒有了，兩隻腳踏在乾淨的雪上，簡直有些過意不去。在洛陽時我遇雪，次數最多，一下雪，警察就必命令居民掃雪。並堆積很厚，如果不掃，儘管出太陽，一時也不會消溶。

因爲氣候乾冷，下雪的時候，那雪花飛在你的衣服頭髮上，久久不消溶，使你很容易看清楚各種各種花紋構成的「六出」圖案，既整齊又美麗，真是巧奪天工，不可思議。這在江南人看來不免還是新鮮的，因爲在江南，雪溶得快，除非你有特殊準備，決不讓你細細地觀賞花紋。

乘便談冰，「十月黃河連底凍」，冰在北方當然是更不稀奇的產物。記得去年

臘月裏，我方駐臨汝與靈寶的部隊互相調防，敵人誤會我方出攻，立即連天開炮，擊破河冰：我方則誤會敵人渡河，當然開炮還擊，結果，黃河裏的層冰全被打得粉碎：鄉人覺得非常高興，大家撈死鯉魚。

十 小都會

從出「寶豐名酒」的寶豐車站折向西行，半天路徑，便到了豫省政府所在的魯山，那矮矮的城門，冷清清的街道，依然是一個古城。在那裏，汽車自然成了異樣的龐然大怪物，當我們那輛卡車拐進城門時，立即成爲一件發動的新聞，居民空巷來看，個個驚嘆，汽車停止，客人走完，圍觀的人們還不肯散去。

魯山是豫西山地的前衛，本身雖僅高一百四十尺，但後面都是一千尺到兩千尺的高地，所以從前是盜匪出沒之地。自從豫省府遷來，據說一切都改觀了。但還冷落得可憐，儘管機關林立，街市整齊，可是行人稀少，市面蕭條：每到下午四五點

以後，路上就很少行人。那裏僅有一家書店，兩三家小吃館，雖然有一個禮拜堂，也能舉行「音樂大會」，以賣梨膏糖者常用的手拉風琴來作爲主要節目；還有一個青年劇社，他們的戲劇就在升旗台上演出。

省府會議是件驚天的大事。會議前後，警察們把守要道保護要員，散會後，摩具蛇陣的包車從省府出來。聲勢十分煊赫。因爲全城就只有這幾輛人力車。至於民政廳長方策夫婦坐的那輛馬車，更是稀世之珍。

自然，也有近乎小題大做的事情，譬如這樣小小的一個都會，居然有大型報兩家，小型報一家。而且還出版了雜誌一種。

那裏談不到商業，却出產毛線，異常便宜，每磅卅元，的的確確是一根根的羊毛紡成的，可惜是用彈棉花的弓彈開了纖維，又用紡綿紗的手車紡成的線條——製縫實在太原始了，織成毛絨衣穿在身上，羊毛會一絲絲的飄然下墮。但是這種出產已使多數人家的小姑娘獲得了很好的活計，連一些不上學的男童，也都拿着竹織針依在門首做這「女紅」。

官場的宴會，在這小都市中，規模並不算小。除掉豫西的山珍「猴頭」而外，因為接近界首，海參也是家常便菜。去年有一位紐約太晤士報的記者謝普特洲遊歷隸上說到這些佳餚。不過，文化界的朋友是例外，談話會精賓入席的照例是乾炸蟹豆腐已。

十一 牛與鋼軌

誰也知道從寶雞到天水的「寶天鐵路」已在萬分困難中修築，可是誰也不想不到這隴海西段之一的鋼軌如何運來。

當我們快到平漢線漯河車站的時候，汽車被阻擋在河邊，那不是在修路，也不是軍隊，是一隊牛羣。幾條牛拖着一輛大車，每輛大車上橫着一根鋼軌，鋼軌的兩端，是最長地露出在牛頭前面和大車後面——這新奇的載運法，使汽車中的旅客劉敏到頭，決不因爲它阻擋了自己的行程，有所惱怒。

牛車一輛輛地長距離的載着鋼軌在公路的左側前進，太陽晒在軌久了的軌面上，雖然是冬季裏也發出強烈的反光，牛項頸上掛着的鐵鈴，叮叮噹噹地按着迂緩的牛步，敲響着前進。這本是一列奇異的車隊，從大道上向西北不計光陰的行進着。可是碰着我們這輛怒吼的汽車，黃牛們不禁因驚悸而行列凌亂了，那車輛上的鋼軌便橫七豎八的擋住了我們的去路。

鋼軌從平漢路上拆下來，再用這樣的牛車向北慢慢地不計幾月的運輸，不知那一天到了洛陽，於是再從洛陽坐火車到寶雞，再用材料車向西運輸，這就是寶天鐵路鋼軌的來源。

十二 走私三鎮

戰前的上海是冒險家的樂園，開戰以後的界首是走私的要道。在二十八九年，每年有幾千萬的走私貿易。現在雖然大不如前，也還是商行林立貨積如山。市面的

繁榮竟遠過陪都重慶。

「界首集」本是隴北太和縣的一個小鎮，寨內只有幾十家戶口，那裏面唯一知名人物是孫傳芳部影藏致平，在蘇浙戰爭中曾有「精彩表演」此外就一無所有。可是界首地處沙河之濱，沙河直通正陽關，蚌埠，遂成了走私捷徑。南北私貨，由蚌埠下車，直奔河溜界首轉運西北各省，所以這裏就有了商貨如雲之盛。不過事實上私貨一到界首便成了官貨，因為那裏關卡重重，無從偷漏，洛陽海關也設有分卡，以便報關轉運。至於落地稅一類的捐稅，究有幾種，共捐多少，我始終不明白，我只看到那裏五步一卡，十步一關，捐局有如商行之多罷了。據說商人因為安徽的捐稅繁重，近年改在界首隔壁的河南沈邱縣皂廟鎮進貨上捐，所以出名是界首，而實際繁榮的却是皂廟鎮。皂廟和界首只隔一條馬路，只是界首有寨子有瓦屋，皂廟則全部是茅草蘆蓆的「最新建築」——可是也有例外，那鎮然的商會和警局的警局，却都是頗為像樣的大廈。實在，那裏的商會和警局的氣派聲勢，都在普通省會的商會警局以上。

界首皂廟兩鎮在沙河以北，南面還有一個劉興鎮，適成鼎足之三鎮。當地人自謂爲「小武漢」。劉興鎮比較蕭條，不過通漯河的汽車站及三鎮唯一日報「潁川日報」都設在那裏。

照目前的情形看，這三鎮簡直像特別市，實際上却完全是個臨時商場，戰局略有轉變，就不免會摧毀，難怪當地的商人也常常在提心吊胆了。

十三 理髮沐浴妙事

界首集有五六家理髮館和三四家澡堂。理髮館打的招牌不是「上海」便是「香港」，門口也有木質的三色柱，玻璃窗之類，規模雖小，却陳設得花花綠綠，牆上有重慶所見不到的月份牌，上海風景畫，紐約寫真照片等。營業方法，更是重慶人所想像不到，招待之殷勤不必說，最奇怪的是當容客整理完畢後，你問他「要多少錢」，那理髮匠總是竭力說不要；你一看壁上，果然找不到價目表；但你仔細一想

「天下那有此理」，于是你又不能再強硬地問他，他也只得吐出「隨便」——這一隨便，就使你不得不「大方一點」，多給他一點。那真是所謂「和氣生財」。假如重慶的理髮店也像這樣做法的話，我想不免就會關門的。因為營業人員的經濟狀況和走私的商人們根本不能比擬。可以「隨便」，一定有很多顧客會說算不客氣的按着自己的收入比例付你「池兒八角」的。

其次是澡堂，更覺奇怪。當你跨進澡堂大門的時候，那站在穿堂兩邊，每個房間門口的茶房，就會一起向你一邊招手，一邊大聲呼喊。當你走過他們面前時，又會各自伸手向你延攔。這樣的賣勁，常使外來人莫測其妙。還不算數哩，接看人一邊給你工作，一邊還陪你聊天，一會兒送茶，一會兒遞烟，而在洗完澡以後，還有一碟碟的綠蘿蔔長生果不斷地送上來奉敬。看壁上的價目表，雅座一元五，樓上八毛。私座比陪都便宜多了。可是，忽然對房的客人起身了，茶房打起門簾，客人大步的出來，茶房趕快高喊：「小費三十，池門二十五！」（「池門」即池內小費）。我不免吃了一驚。隔壁的一位本地朋友說：「這算什麼，小費二百，池門二百」。

五，也是常有的事。商人們錢來得太容易，澡堂裏擺闊也算是體面的事」。

歸途，朋友又告訴我，澡堂老闆並不是把全部包給一個「茶經理」，而是用的分間租出制。租金愈近大池的租費愈貴。所以你一進門，一路便有人狂呼強姦，因為甲得則乙失，非爭奪不可也。後來因為警備部的取締和社會服務部的宣傳指導，這些以及類乎這些的怪現象也慢慢修正了。

十四 紙煙外史

「小大英」，抗戰前微賤，抗戰後高貴的煙枝，在目前重慶已經居兩出，而且我們也久已「高攀不上」了。可是去年作者初到界首時才值三元二，且是道地的小大英；今年我離開時也只漲到八元幾。其餘哈德門雙刀牌，可以類推。

一般人在後方鑑別香煙真假，總是先看包皮，再看煙紙；只要包皮的牌是，紙張印刷對，煙紙的質料，西文對，多數就以爲「正路」。到界首却拆穿了一個西洋

鏡，那裏的商行家家出售小大英的包皮紙，一千張一札，整箱的從淪陷區印好了運來，又整箱賣給後方的煙商。自有那些慣於作偽的煙商，會用後方的廉價煙葉子捲入偽煙紙。變成偽煙枝，再把包皮立體化，裝入偽煙枝，便成一盒盒的偽煙，除非老內行從煙味上去辨真的，否則誰也不以為這並不是道地的「小大英」。即使口味不對，內行人也還不以用「攔久了」或「受了潮」這些理由替奸商辯護，給自己欺騙。

十五 戲班子

在二十八九年極盛時代，界首戲院共有二十幾家，現在也還剩十幾家。京戲，評戲，河南梆子都有。

戲院，除一家新舞台比較成樣外，其餘一律是簾幕搭成的「戰時劇場」。開支方面，前台的耗費比後台大得多。營業壞的時候，連汽燈錢也開支不出；好的時候，看似滿座，可是揩油的人太多，「站票」又太低，戲院也實在沒有什麼好處。

幸喜後台的開支僅在吃飯，只要大小人等一天有兩頓起碼的飯吃，包銀酬金之類，本來是個意外。前台的夥計們是靠賣茶和手巾帕子吃飯。前後獨立，商業發達的季節大家沾些油水，蕭條時就大家苦苦挨過去。因為這戲班子原是「流亡劇團」，也可以說是「文化難民」，非來自淪陷區域，即來自黃汛地帶。一家唱「豫榜」的口口舞台，在我逗留界首一個月的期間中，可以說沒有一天不是客滿的，台柱子馬金鳳是一個紅得發紫的名角，送轉這圓捧場的絡繹不絕，可是我曾去參觀她的後台和寓所，那淒涼的況味，貧困的生活，使你就不相信她是個紅角兒。

這些戲班的組合，一種是科班，像馬金鳳的「密縣太土班」的豫榜就是；一種是臨時混合組成的，但組成份子並非一個個的個人，而是「一家」——「家」的配合起來。每一「家」的主人原多是些販賣人口的棍徒，他們在窮鄉僻壤買進三五個四歲乃至七八歲的女小孩，找個教習浸戲，這些小孩在學戲的過程中，簡直如長年處在地獄中一樣。假如學得不懂不依不會，就必挨毒打挨餓，有時罰跪一晝夜，有時絕食兩三天，打起來，假父用棒用棍，劈頭劈腦，假母用剪用針，截管刺股，惡毒

慘酷，令人髮指。幸而三九年後稍有成就，馬上登台獻藝。可是她們一日兩場的辛苦所得，又全都屬於假父母，自己還是不能溫飽。直接到十五六歲，技藝進步，似有出頭希望時，可又常會被假父母逼着「成人」，成人以後，又須經常「應酬」，這樣苦苦摧殘，那有自由幸福可言？

十六 清湯蝦仁

界首的洋貨並不如理想之便宜；可是好些不能運銷的土產，實在價廉。今年春天我在那裏時，豬肉六元，牛肉三元，鴨蛋五毛，雞肉火鍋十元一只，紅燒扣肉八元一碗。起初是肥肉不飽，後來吃膩了，轉到魚蝦上去。魚也只賣八元一斤，大小全有，一上館子，先點魚，夥計從水缸裏把活魚一面捉到你面前來，青魚，鯉魚全有；你看中了，他就向地上一擲，表示此魚已被判決，決不更換的意思。一會兒便是一半糖醋，一半油炸。臨了，還得把「剩餘價值」或煮湯或拌麵。

那銀色的蝦仁，更是一盤盤地陳列在館子的廚台，使久不見的人不禁下口液，可是炒蝦仁，芙蓉蝦仁，炸溜蝦仁而外，那裏的廚子，竟不懂得我們浙江的「清湯蝦仁」的製法。我在那裏住了一個月。把清湯蝦仁的做法傳授了他們，在我算是個絕大紀念，因為從之來者居然也能在他們的菜單上看到我的「教育效果」了。

生長在漁米之鄉的浙江人，在重慶五年吃不到這蝦是件大苦事。所以，在界首的一箇月中，雖然什麼都不順眼而魚蝦的享受到底還是一種安慰。

十七 豫榜的雋味

所謂「豫榜」，就是「河南榜子」，榜子腔在冀東的稱為「評戲」，俗名「繡繡戲」，用一對棗木做成的短棍做領導樂器，兩木相擊，聲音很響，豫榜當然也以「榜」為指揮，不過其他樂器以及唱腔不同罷了，而且「豫榜的大小戲兼備」。「評戲」則僅是小戲，像「馬寡婦開店，王少南趕船」等等，評不到忠孝節義，盡是

些兒女私情。

我到魯山，在某一個歡迎會中，遊藝節目有「曲劇」一項，「曲劇」是豫西的一種土戲，音樂簡單，只一把皮胡，一副鼓板。其簡單有如紹興之「鸚鵡戲」。腔調也單調枯澀。因此對於河南戲，已認為無足觀。到界首，少可談之人，少可看之書，整個界首三鎮只有一張八開小報（潁川日報）書店圖書館這些文化設施，簡直絕無僅有，弄得精神萎靡不振，平常喊精神糧食重要，精神糧食重要，究竟還不知道重要到如何程度，現在身臨其境，滿街小販，滿鎮商貨的地方，讀書人真有無立錫餘地的痛苦，慢驢地，被一般地方人士慫恿成熱，跑到盧席蓬蓋的土戲院去聽河南梆子。當然實在是無聊消遣，可是一經鑒賞，如「桂戲」一般地又嘗出滋味來了。

豫榜除唱時有梆子領導外，那樂器的組織也異常典雅，決不是「粵劇」「川劇」那樣大鑼大鼓的野蠻，也不是「京戲」的只有一把胡琴的突出和斗鼓的囂張，他全部配音異常和諧。京戲的毛病很多，光就音樂論除上述突出和不和諧外，每至情節重點。鑼鼓的重沉過份着力，也是犯着刺戟太重的毛病，以致聽衆不是視為畏途、

，便感到痠麻。豫劇的唱腔，好像很簡單，但是，對於配音的要求，並不過分強調。

行路方面自然沒有京戲的種類多，宛轉，也沒有秦腔的那麼高亢。但也娓娓動聽，清醒悅耳。豫劇的唱，有一個特色，任何角色都很着力，急促，因此遂音沒有像京戲那麼的悠遠。動作與表情比京戲真切得多，我看見一個上馬和騎馬的姿勢，那真生龍活虎，姿態萬端，任何戲中沒有這樣好的表現術，身為中國戲柱石的平劇（即京戲），儘管由名角來演，那也是缺乏這樣的矯健。騎馬跑馬，終嫌不藝術。

最好的也如桂戲一樣，那是對白，對白因為地方戲的關係辭彙異常豐富幽默冷雋，其味無窮。所缺的是嚴正的角色，道白中，往往缺乏嚴肅性，致不合身份。

十八 四喜並耕

安徽是長江流域的省份，皖北地處淮水上游，土質却和豫省差不多，所以耕種的方法也類似河南。

我們旅行在渦河、肥河、沙河、淮河間，天朗氣清時南風習習，只習見農人駝着早已馴服了的一些獸類。在勤勞于耕種，我們江南人的觀念總覺得「牛耕田馬吃草」是正常的現象，事實上在江南也只有黃牛才是耕田的「工獸」，却想不到皖北的耕田的「工獸」除牛而外，還有馬，驢、騾三種，最妙的是這三種動物常跟黃牛並駕齊驅，從事「耦耕」，有時兩種配一組，有時三種配一組，有時四種配一組，步調整齊，非常「團結」，微風終朝吹着，四畜和和氣氣地工作着。這一幅「春耕圖」比江南更美。

十九 細柳營

今年夏天在中央日報上看到一篇描寫黃淮平原軍事工作的紀載，十分詳細，敵

人如何不敢進攻沙河一線，我軍如何戒備嚴密，說得頭頭是道。我是不懂軍事的，我不敢隨便介紹，也不敢隨便批評，但我却想把我這次北行中印象最佳的前綫我軍，作個斷片的推薦，安慰我們大後方的同胞。

那地方是皖北某個新設的小縣，這小縣過去的人口異常少，而且盜賊如毛，形同化外。自從軍事形勢促成它變為黃淮平原中的司令台時，地位陡然增進，重建區域，一切神經都在那裏預備切斷敵人南北聯絡，腰斬敵人的發動機也在那裏。由於它健全的本質證實它確是具有這種重大的性能。我們現在看一看這健全本質的外形吧：

我走完五十里的汽車道，便望見了林木森森，村舍羅佈，一幅幅鮮豔的國旗，屋角樹梢，四處飄揚着。再前進，兵伏放馬，軍樂攸揚，已到達保衛華東區大本營的邊緣了。那裏看到最內綫的鉅大工事，雖然不是什麼齊格非，馬奇諾，但推斷，敵人要從這防綫侵入，也不是容易的事。進入防綫，便是村莊，多數村莊便是軍事政治機關了。其中一區是個首腦部，壕塹森嚴，壁壘一新。那各種偽裝，也美麗巧

妙得令人不可思議。

這小小的數城內外，除了軍人，一樣的充滿了公務員、學生、和普通居民，但從全體看，無論那一種人都充滿戰鬥的情緒和緊張的精神。一切形而上形而下的新生活信條，在那裏確是自動地實踐着。所謂工作競賽的價值，在那裏也能令人真切的體認出來。

青年團，兩小時內可以集合他的一千多團員；公務員的家裏，在晚上，碰不到有一處在打牌；廳長階級的文人是騎着鋼絲車辦公開會；將官的馬棚裏，如果多養一匹馬，也會被斥責。那最高的長官穿着十幾年以前的舊軍衣，踏着太太親製的布鞋，這裏跑到那裏，那裏跑到這裏，沒有人能說動不會悄悄地進來，於是誰敢騷擾偷懶。他不但統御首腦部中的一切文武人員，周圍克盡厥職；統御他那××萬大軍，指揮如意；而且敵前敵後的游擊隊，儘管遠隔地界，無人敢作惡，聽說初期曾經槍斃好些游擊司令，因為他們還不認識他這軍的嚴厲。

論地形，那裏是很容易被攻擊，可是敵人在兩三次碰釘子以後，不敢再碰了，

真是人傑地靈。這細柳營的主人公還有一件妙事，過去敵因屢次吃他的虧，特地請出他的老師與之對陣，以爲知弟莫若師，不料結果東洋老師一樣敗北，原來青出於藍早勝於藍了！

抗戰必勝論，在這裏更多了一個證據。

二〇 鬼店夜宿

自安徽界首集的前橋「雙溝」起至河南的商邱，這一段地方是這幾年來華北華中淪陷區同胞進入中國大後方的孔道，也就是最著名的「陰陽地界」。敵我交鋒處的亳州北關洋橋上，每天自南至北，自北至南的旅客，起碼有一二百，南行的客人，經過那座洋橋，受了敵人的最後檢查以後，吁了一口氣；北行的客人，自那座橋起，便開始其戰戰兢兢的生活。那裏有掉換錢幣的黑心商人，有慾壑難填的敵偽檢查員，更有出賣派司的漢奸。人們爲了要通過這鬼門關，忍着氣，低着頭，小心翼翼

翼地走過這奈河橋，這陰陽河，犧牲一些銀錢，一些衣服，並不以為大不了，而「皇軍」的「聲譽」却又在那裏顯了一次原形。

從商邱到亳州，敵人辦有長途汽車，一天可達。許多人爲了行李和旅程裏便利起見，到了商邱就往往雇「架子車」直達界首，可是第一天就得走進一個比較進地獄還恐怖的場合。當架子車從暮色蒼茫中拖到一個叫做「塢塢」的村莊時，沙風中首先就隱約地看到幾家人家，油燈如鬼火般閃在眼中，赤着枯柴似的小腿的孩子提着冷鏢鏢跟在車後面用央求的口氣兜着生意。說是車子已經拖進客棧了，面前土牆上面果然塗有「安寓客商」四個字，可是，土牆內什麼都沒有，沒有門窗，沒有燈火，甚至沒有房間，（在你想像中，蘆蓆蓬的沉船總該有吧？可是，天知道！）在泥圍裏面，除一塊空地以外，什麼也摸不到，看不見。車夫代爲聲明。「這就是什宦行台」了。於是有經驗吃慣苦頭的客人立刻找些泥塊磚頭把車子填平了，納頭便睡，反正一路都睡得沒有舒服過。而那些「見識不多」的人就大成問題了。受了一天風沙，滿以為到夜可以安枕了，殊不知要睡在露天裏，四週是黑越越的，直像寄身

於毫無人烟的鬼窟，天上幾顆微弱的星星從一塊灰白一塊灰黑的雲縫中不規則地向
下放出幽幽的光，那雲塊也幻成了種種可怕的形狀，四周圍的北風歷亂地吹着，吹
在腦袋上，面龐上，不但冷，而且叫人感着異樣的荒寒孤寂，遠處野狗還要慘厲地
叫，配上左右架子車裏的客人的鼾聲，時高時低，交織成一種陰陽怪氣的氛圍，立
刻會使人覺得人間有熱鬧的社會和社會有生動的空氣的可喜可愛。

夜深了，忽聽到腳步聲，從牆缺裏射進燈光，「人」是來了，抗着槍，掛着刺
刀，板着鬼似的面孔，掀你的被，翻你的箱，那可怖的皮鞋聲，更可怕的叱咤聲，
你立刻意識到你是犯人，你是在地獄中。

好容易小鬼們去了。旅客們提心吊胆再也不能入睡，少了襖子或短了襯衫之類
的事照例是「幸運」。一直坐着等候天光慢慢地泛起魚肚白。環視四週，會想到昨
夜宛如睡在聊齋誌異中屢見不鮮的荒塚間。可是，這「大飯店」的夥計不會忘記伸
手向每個「客寓」的旅客索取十一元「聯合票」的房金，等於九十九元。

二 吃飯難

北方淪陷區的同胞，全在饑饉線上，儘管你有產業，田畝，現金，在敵人統制下要多買點糧食，你也毫無辦法：敵人所謂「配給」，僅夠活命已經算得憐倖了。

一位剛從長春來的朋友告訴我，即使那「皇帝」所在的「新京」也跟平津一樣，人人吃不飽飯。我說：偽京的旅客一定多，應該有許多飯店，假如有錢，不能上飯館飽肚皮嗎？他說：敵人不會比你笨，統制飯店早有妙計，每一飯店只准在每餐飯前後半小時內營業，且先登記，領到了飯票才準買飯，那飯館夥計憑票付飯，每客只限一碗，如係餚餚每人只限一個，這當然不夠，所以狡黠者得足先登，這樣他這一頓就吃了兩碗。『但是』，他又說：『你知道我們北人胃健，米飯非五六兩，餚餚非十二兩不飽呀』。

二二 一堡一溝策

敵人在華北淪陷區的兵力並不多，又不信任偽軍，除重要軍略要點親自防守，偽軍多分配在內線駐紮，性質彷彿保安隊。但接近游擊區的地方多，用重兵兵力不敷，用輕兵效用薄弱，用偽軍無易抱薪救火，結果用了所謂「一堡一溝策」防禦游擊隊以圖控制廣泛的土地。

凡是鄰近游擊區的地方，一律開掘寬三丈深三丈的大溝，溝溝相通，重要通路的進口處，一律建築碉堡，堡堡相望，只要絕少數的步兵機槍分配在這堡內，瞭望着，監視着，就難越雷池。這些鉅大的工程，敵人根本不出一人，不損一文，全賴他們強迫着附近的老百姓擔當。老百姓們吃了自己的飯，替敵人做苦工，自然是不願意的，因此他們就紛紛逃入游擊區，有的就加入了游擊隊，那邊的敵人在奇怪着游擊隊防越多，想不到這倒是造堡溝的「功效」！

二三 越線

—— 北 國 行 ——

從敵前衝到敵後，又從敵後攻回敵前，是一種五六年來敵人最爲煩惱而我軍最爲得意的戰術。零星的游擊隊，敵人制我以「一溝一堡策」，大批的流動部隊，非溝堡所能奏效，而敵人也就不防不勝防。所以「通過前綫」，在華北軍人的腦中，祇是件平常的事，究竟土地遼闊，敵人無論怎樣封鎖也總有不少缺口——事實上，整個的華北，敵人只佔着重要的「一點」，「一線」也還是斷斷續續連也連不起來。

出動幾團甚或幾師以上的大兵的「偷渡」，工作固然困難，場面也就偉大。有一次某部偷渡隴海路，兵員多，總無法求全，而隴海路上敵人的鐵甲車不曉來回巡邏，車上排列着鋼砲機槍，夜晚架起探照燈，好像是天塹難越的了。可是在一個機會中，我軍結草銜枚，仍讓六七團大兵以急行軍的精神，加足馬力，化了半夜功夫，全部偷渡過去。等到敵人發覺，派兵追擊時，我軍已經遠離鐵道九十里安抵目的地了。

二四 流亡政府

在倫敦，佈滿了歐洲各國的流亡政府，他們今日雖然踽促一點，可是，瞻望未來，重見光明之日當已不遠。

我們自己國內的某難省，却也有這樣的「流亡政府」。那是說流亡在某某鄉間的某某等省政府中。

這是深藏在二個古代名都的東北鄉的黃土中的一種潛力，他們的成就是不可忽視的。實際上，他們無時不在活動，在他們自己的省土內派有很多的祕密工作者，無論民，財，建，教，各樣政務，依然在進行，不過方式不同罷了。我參觀了他們的各處處的辦公室，我異常感動。

差不多每個省政府需要分散在四五個鄉村裏，才夠辦公，因為每個鄉村住戶不多，每一戶中也僅能讓出三兩間屋子來，這樣，一個廳就須分佈七八個門牌，一個

府自然須要四五個鄉村了，我的參觀工作是一天進一鄉，一天看一個鹽或處。每到一鄉，假如沒有嚮導，誰也找不到他們辦公的地方，只看見些大車黃牛，房舍樹木和普通的鄉民。因為沒有什麼守衛的兵警，也看不見冠服麗都的老爺們。但當嚮導代你揭開某一個屋子的棉簾時，那小小的屋子裏就會讓你看見滿坐的公務員正在埋頭苦幹，他們的服裝比我們的更樸實，辦公室中的用具更簡陋，但他們的努力却顯然不同於我們所習見的一些公務員。

在小小的院子中，他們舉行紀念週，主席站在簷下，聽衆們的頭上常有落葉飛過，要是你談到：「我們要收復失地，在我們舊日的省府大禮堂去做紀念週」，他們會一個個顯出興奮的容色。

幾個黑鯪鮓，一碟豆芽菜，一碗酸辣湯是他們經常的伙食。可是他倒覺得這已經比華北淪陷區的同胞享受得好多了，他們就很安心的享受着。

那些廳長也完全不像從前，大家都很克苦耐勞而且非常用功辦公，睡覺，會客，吃飯……一切合併辦理在小小一間屋子裏，而書籍總還佔着很大的地盤。他們向

朋友們要的是知識的工具，而不是加爾各答來的高貴的日用品，他們閒暇時的消遣是把卷臨池，不是門牌吃茶擺龍門陣。

二五 十萬標楊柳

現在的洛陽城，不比東都賦時代，既不宏大，也非錦繡，不過西關以外，還是值得一觀的，那裏有兩個所在，一是西工軍營，一是周公廟。

西工軍營是吳佩孚在洛陽練第三師時建設的，規模之大，計劃之週，國內罕見，每一營房可辦一大學而有餘，現在擁有千餘學生的洛陽中學就在第X營房上課，一切皆夠應用，試思將近二十個大學校舍般的房子，住一師兵，是何等舒適？何況那建築異常結實堅固，所以二十年來並沒有多大的毀損。與營房配合的各種設備建築，應有盡有。官佐住宅分高低兩級，高級的宛如上海上等的弄堂房子，不過空地多，低級的則如北平的普通民房。因此，在住宅區以外，闢有市場。

每一營房的間隔很大，加之營房本身又大，所以縱橫的道路長度可觀，西工如過是座城，這座城的大小在中國應該列入第一等。所有道路的兩邊，皆植有楊樹，總計在十萬以上，夏秋綠蔭遮天，蔚成大觀。據說吳子玉在植樹時曾出佈告，如伐一楊，以一頭底，居民怕腦袋搬家，因此不敢搬楊樹之家了，中國植林事業的困難也許無人敢出這樣佈告的緣故！

那閱兵場自然大得可以，去冬洛陽全區萬餘童軍檢閱，宛如大海行舟，渺乎其小。飛機場因距前綫太近，已不使用，今春我從安徽回洛，忽見大批農民，毀場復田，說因災荒，當局體卹民艱，把暫時不用的飛機場改作耕種，這實在是口惠實至的德政呵！

周公廟屋宇已不多，重要的只有，「定鼎堂」和「周公柏」，「中原文化教育館」的新屋在堂後，許多集會都借那裏舉行，可惜在我留洛的時期中，不是牡丹開花的季節，否則一賞名花，也是件快事。

二六 游擊報

—— 行 國 北 ——

明瞭戰時重慶報業者，多知道好些報紙的排字印刷工作，經常在山洞中進行；參觀了洛陽「陣中日報」，更有一種新奇的印象，因為洛陽的土質異常好，最適宜掘地洞，所以報紙的排印工作也在兩三丈以下的地窖中活動。地窖比重慶普通的防空洞堅固，不需要砌石壁，加木架，就是用三合土塗洞壁。那馬達機管震動，機器儘管工作，窖壁上的土決不會脫下一塊，窖壁也不會開裂。

可是到了更前方，就有機會使你參觀「遊擊報」了，報的名字自然不叫做「游擊」，那是說性質完全「游擊」的吧了。

報館在鄉村中，借用民房。因為距離敵人近，沒有牌子，報楣下也不註明詳址。報館的設備雖簡單，必要的生財機件還齊備，自己發電的少，大半是用手搖的。機器非四開即圓盤，生產率雖低，也還夠用。消息的來源靠無線電收報機和司令部

中的官電。因為地臨前綫，常常需要移動，各部門的工作精利反好：無論編輯排工，個個都像士兵，情緒異常緊張，所以報館宛如司令部，那發行人便是司令，指揮工作比大後方的報紙方便得多。實際上這些游擊報多半是軍事機關督辦的，內部人員的編制亦皆隸屬於軍，吃的是軍糧，穿的是軍服，編輯校對一律照軍職待遇，無異是個「通訊連」，在移動時工人便是伙子，社長成為領隊的「連長」。

游擊報除新聞的紀錄比較簡單外，一樣有社評專欄副刊等。副刊版很有趣味，很多刊載高級軍官們的文藝作品，尤其是詩。軍官們在殺敵之餘，豪興慷慨悲歌的精神生活，亦充分活躍在游擊報的副刊上，有時生活悠閒些，吟風弄月，閑情逸緻，仍然不脫中國古代儒將的風度。

二七 奇異的有聲電影院

如同難民搶火車似的重慶電影院，已經夠奇異了，豈知黃河邊上的洛陽電影院

，更爲奇異，而且奇異中帶着幽默，所以特地收入我這旅行小品中，使他跟重慶的各種怪現象相映成趣。

我到洛陽，在三個月中已經兩次了，逗留的時間不敢說短，可是戲劇電影之類，從不曾領教。這不能說絕對沒有功夫，實在是明知其領教不傳，所以不敢領教。這一次却是爲了帶一個從不知電影如何物的兒童，使他明瞭一點電影的輪廓，不能不陪一會。因此使我得着這個題目。實在我還要感謝這個奇異的電影院的院主。

我和這位兒童住屋的外面，就是這個電影院，每夜聽到札札機聲，他老問我電影是怎麼一會事？待之又待，在一個無風的夜晚，跨過被冬季的月光照得雪亮的院子，走到票房門口，正有兩個大個子擠在窗口賣票，心想生意倒不壞，那裏知道走進電影院我們正是第三第四。

那電影院設在去了菩薩的大雄寶殿中，紅柱兩邊是邊座，每人三元，紅柱之間是池座，每人八元，池座白木靠背椅，邊座白木長凳，前面懸着半塊灰一塊白的布幕，大殿後壁鑿成幾個洞，洞外一間木屋，是搭在大殿的後廊上的，即是放映室，

放映室裏的有聲放映機，也不知道是那一家出品。大廳上有三盞似乎有光又像無光的電燈，裝着一個破火爐，烟味從破洞中出來，假如影片中映出鍋爐間的鏡頭，那真成了「有臭電影」。

看客三三兩兩地進來，多數是武裝同志，也有童子軍及一些洛陽城中的閒人。大都以極悠閒的態度進來，可惜是每隔五分鐘進來兩三個。跟如狂潮一般的重慶電影院，正是個反比例。看看錶已經是六點鐘了。人是寥寥可數，機房裏毫無動靜，同坐的小孩，等待得不耐煩了：

「明明說五點鐘開映，六點了，電影還沒有！」

牌子上明明寫着：「開映時間下午五時至九時」而且我問過一連開兩場，五至七，七至九。「現在六點了，第二場完，豈不是要到十點」？小孩鬧着說。

幸虧有聲音了，可是唱片的聲音。破喉嚨的，「大路歌」，有氣無聲的抗戰歌，「而再，而再三，令人疲乏不堪，豈知這樣可憐的唱片，一直唱了一小時，一小時等待，「小時唱片，正是兩小時，大概就是「第一場」。果然，七點正，一位維

持娛樂場所秩序的武裝同志，昂首揚長而入，在他的崗上坐下以後，茶房連忙送過清茶乾果，這時全場已有五十多個人了，用清茶乾果的却就是這位武裝同志，沿陽實在太窮了，沒有重慶那麼闊，娛樂場中，甘連五百五百，廣柑一千一千的進去（現在聽說已經取締了）也因此，他老先生一個人獨享洪福，引起多少人的羨羨。

同志覺得他距離那個破火爐還不夠近，於是用莊嚴的姿態，威武的命令，着茶房端來炭火一盆，熊熊熾火，旁坐且看，何況是他。一會兒，同志滿意了，舉起手來，看了看錶，知道已經是七點一刻了，於是站起來，發命令開映電影，衆茶役一聲得令，趕快用飛馬報報知放映室：唱片開始了，布幕上映出國父來，大家照例起立，可是萎煙以後又有一個武裝的高半身像，一來是此人面目不熟，二來是相片比前兩張還不清楚，不知究係何人，像片而後，是憲兵司令部的條諭，文字也一個不清楚，不知諭的什麼？

一部打架的滑稽片開始了，場中人似乎吃到正菜似的，我却除掉知道有一羣人在打架外，別的一無所知，而且一千呎的映片，先後斷映二十幾次，每次斷片時，

用一張「換片」的玻璃片鎮壓，那玻璃片一半畫着一個女人的面龐，一半寫着「換片」兩個大字，下邊又註上「諸君勿急」四個小字，像這樣的「換片」，確是更有勿急，要是一急，非溜之大吉不可，這場影院的老闆，又彷彿斷定洛陽的影迷不知道「換片」與「斷片」似的，竟敢這樣的欺侮人！

短片以後是正片了，那張正片，還是翻來覆去的「南海慾潮」，我雖然第一次領教洛陽電影，可是，這家戲院的廣告却已在進出大門的時候看慣了，總是一「關東大棧」和「南海慾潮」。所謂「南海慾潮」是白種人侵略南洋的斷片故事，全片也是看不清楚，更不要說他那有聲的對白了，小孩子幸虧根本沒有看過電影，這樣的片子當做幻燈片，也還當得起，所以小孩很奇怪人會動，口裏又有聲音。

二八 潼關月秦嶺雪正是長安燈節

幾個月的中原塵土生涯，又加上朝夕和難民們廝混在一起，簡直是一個窮鄉僻

繁的放賑專員，生涯如同磨坊中的工人一樣，一旦要離去，反而似不慣似的。可是從靈寶步行到樟關卓起點的「常家灣」車站時，那種黃土壘壘，沙層重重的况味，又高出旅行河南腹地數倍，我過去不明瞭許多河南人缺乏表情的原因，現在却完全明瞭了，滯重灰色的自然環境中，如何能培養活潑的精神？這又無怪江南人的文秀，「江南好，洛陽才子江南老」的名句了。

從常家灣坐上鐵甲車西行，因為車中燃的是小小的煤油燈，那正月半的月光卻從小窗中一方的鑽進來，神祕得如偵探影片的場面似的。快到潼關，爲了防止對河風陵渡敵人的射擊，連小煤油燈也吹息了，那正是午夜，皓月當空，從車頂的氣窗上射下一道白光，屏息着的人們，更逼得冷冷的，只聽得列車在隆隆地前進，一點人聲也沒有，那敵人也許因為砲口沐浴在月光下，是一個美麗的景象，不好意思使他噴烟，所以我們終於平靜地渡過難關，到東泉店下車時，那月光灑滿在身上，可是西望華山，却又是灰白的一片，難以識別。

第二天再望華山，山峯已曲曲折折地呈現在眼前，南方之秀，北方之雄，祇有

這西嶽兼而有之，確是實情，惜乎因爲別的原因牽累着，無法到華陰去領略北西嶽之勝，只好搭上火車直趨長安。

到長安，氣候和暖，出乎意外，也是燈節，各家仕女如雲，想像古代昇平的景像，又不禁神往。

爲了長安物價也如洛陽一樣的越限越高，感到長安居，大不易，又西遁至寶鷄，不料氣候的惡劣又突然襲來！

寶鷄雖屬陝西，又在終南山以北，但氣候的陰寒竟像四川的冬季，這幾天陰雲，濕霧，冷雨，凄風，天天打在眼前，如同被困在水牢中似的，一簾莫展，兩手凍得紅紅地，稿子也寫不成，前幾天在洛陽，大風怒吼時，也可怕；而且不能出門，一出門，灰沙迷住眼，但躲在屋子裏，生上火，嚼嚼冷蘿蔔，數數花生米，倒還不難受，現在冷氣從地下逼上來，生了火還是無用，又是烏老鴉苦苦地叫着，黃狗訴着苦，更使人煩悶。

清早，推窗向南一望，秦嶺上積着皚皚的白雪，怪不得作晚上像睡在水中似的

。四輛中行運輸車走了八公里，退回丁，原因是秦嶺雪大，爬不上，那批從北平來的旅客又把行李堆在泥濘的馬路上，自己慶幸沒有坐公路車走，說不定在秦嶺頂上拋錨，喝西北風，但果真休息於秦嶺之頂，料想又有一番滋味。

二九 三寸金蓮

常聽人說：「露寶出小脚」。「出」字自然未免輕薄，如果換個「多」字，却也實情。其實不但露寶多，洛陽也多，不但洛陽多，凡是隴海路沿線確乎比津浦、平漢、北甯諸鐵路沿線多些。若以交通發達，陋習減少的定律講，那沒沿鐵路只有比遠鐵路的好，可是我們的眼光沒有那麼遠，看不見。再從交通講，也還是有道理，沿海一定比內地進步，鄉村天然比城市落後，所以洛陽在兩大鐵路交叉點的鄭州以西，洛陽的放足運動，遠不如鄭州早了。今天我們在洛陽所見到的，三十歲以下的婦女多半已是天足，這就是說洛陽在五卅運動時代才努力放足，所以三十歲以上

的多半是三寸金蓮，弱腳伶仃。

觀音堂以西的臨海路，修理較遲，靈寶宜乎比洛陽又小，那裏的放足運動起碼是北伐以後的新聞了，我在靈寶停留過兩次，因為她出產楊貴妃，使人注意，靈寶確乎比洛陽更閉塞。但是那裏的菓子，却天下第一，尤其是鮮棗，其甜無比。

在靈寶我們以為嘆觀止矣，殊不知到了目前臨海終點的寶鷄，簡直出乎意外！我們的常識中三寸金蓮的概念似乎有個限度，無論從舊時的小說，戲劇、畫片、塑像中所得到的；或是在童年時南方親見的，少年時北方親見的，一切都有個限度，然而決沒有像寶鷄所見到的那麼樣的小法！

在一個廟會中，我有機會開了眼界，那多半是四五十歲的婦人，騎着驢子來赴會，兩腳掛在驢腰外，如晃晃是看這小腳，終不會聯想到這是人的腳，用我尺比擬無論如何不到三寸。我很奇怪，她們足部的肉固然是沒有了，一定僅僅磨了一張皮，然而足部的骨骼也決不會這樣小？而今竟這樣小，輕微的力量，可以想見，摧殘的經過，自然更一言難盡啊！

三〇 柳暗花明歸路逢春

那天，在放晴一個星期後，秦嶺上似乎看不見雲影了，便和一批年青小夥子爬上卡車，跨過秦嶺，但在陰僻處，殘雪還是隨處可見，氣候自然寒冷嚴肅得不是山城的仕女們所能想像，不過一到鳳縣，柳條兒竟暗藏春色，溪水澄清得已不像北地，同在陝境，隔了一個秦嶺，可謂無異天壤，旅行，却只是四五個鐘點的事。

那晚宿在褒姒故里褒城的招待所內，和妻子在月亮下拂了半天塵土才覺乾淨，抬頭看看涼月，還和洛陽差不多，淒冷淒淒得令人吊淚！

第二天又翻了幾重大山，幾個險隘，而到成元，嘉陵江的水已不如去年秋天時的高漲了，而且處處覺着可愛。第三天仰攻劍門關，飛渡天險，一路上數着三個時作戰的古跡，首看也不會厭。入關天氣大暖，太陽曬在頭上竟有點當不住，幸虧「張飛柏」，一路綠蔭蔽天，清涼了不少，千餘年以前的恩澤，遺留到現在，可謂天

高地厚。車子不走了，只好宿在劍閣，旅館對面一片桃花，疎林在前，雙峯聳翠，真像個桃花源，我們嚼着如金之花的菜苔，如珠之圓的蠶豆。

經江德陽以後，一路青苗菜花，水田村舍，完全江南風味，六年不回故鄉的人，恍在長江三角州中。成都，這又如北平，又如蘇州的芙蓉城，半年不見，又繁榮多了，那安閑舒適的市民，那粉白黛紅的麗人，似乎與抗戰毫無關係，我們在成都停了一天，又從成渝公路東來，上龍泉驛後，兩邊坡下，滿山都是桐子樹的白花，比一路上的梨花廣泛得多，真夠入神，成都平原之春，今天我才領略到，真是幸運。回到山城，正是萬花齊放，春雨如絲的時節。

（三十二年三月廿四日）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二月初版

北國行

定價國幣十九元正

(外埠酌加郵費)

著者 魯 莽

發行者 鄒 傑 夫

印行者 文風書局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總局：重慶中一路二〇〇號

分局：貴陽中華路北段四二〇號

(2342-35)

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處審查證安圖字第一二五二號



82
276044

